

不樂於接受而彬彬有禮地和人交談。他向不講究衣着，終年一件布大褂沒有看見他穿過西裝；灰塵污滿

了的呢帽一頂，總是這樣在帶着。既能够吃得苦也能耐得勞，正是值得欽佩的一名山東好漢。（待續）

廿年回憶錄

葉子鑄

回憶似乎永遠是甜蜜的，當我看到第四十期友聲封面刊印的足球場照片時，不禁使我想起二十年前也會住在那球場後面的宿舍裏的一段生活，更記起在中院前空場上坐着剃頭的情形，那正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的一個早晨，初夏的太陽正照射在空場上，一年級的同學爲了就要去漕河涇中正營接受三個月的集中軍訓，大家一齊都要把平常梳得很漂亮的頭髮剃光，少數同學爲了不願剃去漂亮的頭髮而不停的和軍訓教官爭吵，最後自然仍爭不過教官，終於全體同學都一律剃成和尚頭，當時誰也不會預料到這竟然是我們（至少是我自己）最後一次看見我們那莊嚴雄偉的校舍了，那就是我們當時一年級同學剛讀完

一學年大學課程準備去接受集中軍訓的前一天，第二天我們就整隊離開學校去漕河涇中正營了。

我們的集中軍訓原規定是三個月，但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時局就一天比一天更緊張，終於事實也告訴我們事態更嚴重了，因爲我們的集中軍訓竟於八月初提前結束，我因了一些私事趕到南京，而首都的情勢更緊張，許多親友都在做疏散的準備，我舅父全家決定暫時遷到上海我們家裏，我就幫忙他們去買火車票，幾經周折才托人買到車票，於八月十二日乘京滬鐵路火車到上海，車站及沿途那種擁擠和混亂的情形，真非筆墨所能形容，而第二天乃即爆發了八月十三日的滬戰。

廿九年暑假畢業，奉到交通部派令派往敘昆鐵路實習，乃趕緊於是年七月初結婚，準備帶妻子同行，時適父親體弱多病，稍一延遲，忽聞滇緬鐵路被法政府下令封鎖，於是乃與徐修惠學長商議改經福州前往，及修惠學長乘船動身，我則又因未購到船票，而未能成行，又以時局日趨緊張，下一班船竟遙遙無期，在此期間經友人介紹暫在美商衛利韓公司工作，其後聞有多人均經廣州灣入西南各省，乃又約族兄葉

母校那時爲了維持同學學業繼續上課，我們土木系二年級係借用震旦大學教室上課，到三、四年級時我們才再移到中華學藝社上課，中華學藝社內除一部份用做教室外，另一部份則做爲宿舍，我家適住在中華學藝社對面的金谷村內，所以來往極爲方便，但也因下課後即回家，故對別班的同學較少認識的機會。

可立同行，時爲三十年十一月間，該時外間盛傳日美戰爭即將爆發，親友多來勸阻緩行，我因數次均未成行，決心不再延遲，最後決定將妻女留在家中侍奉老父，於十一月底隻身與堂兄一同乘船先去香港，抵港時更感風聲鶴唳，似已處於戰爭狀態中，連日香港九龍等地尙在舉行防空演習及燈光管制，該時來往各地船隻已極稀少，抵達香港之當日，即首先托人購得赴廣州灣船票，船期爲十二月八日者。

因候船期，中間尙有一星期之時間，雖時局緊張異常，總以爲大戰尙不致立即爆發，爲消磨永日，仍約親友陪同往各名勝地點觀光遊覽，十二月七日下午赴輪公司探聽開船時間時，輪船公司僅稱可能延期，翌日即爲十二月八日，清晨起身移時又聞空襲警報汽笛狂鳴聲，心中以爲又係防空演習，走出門外見防空人員均在街中指揮車輛行人暫

日本飛機轟炸啓德機場，並非演習，不久報館發行號外：日本竟向英美宣戰，同時即進攻九龍並轟炸香港啓德機場，我西南之行至此又再度受到打擊。

日軍進攻九龍之初，英軍竟未抵抗，僅賴一部份退入九龍之我國國軍予以抵擋，故短短三天時間，九龍即全部被日軍攻佔，繼之乃以飛機大炮隔海轟擊香港，日軍轟炸機每晨幾均於八時許即前來轟炸，我於該時係暫住在羅便臣道半山上一親戚之公寓式家中，每晨大家均天明即起，早餐後各家均率領兒女下樓躲避於最下層一汽車間內，蓋山上無防空洞設備，樓下房屋之前，隔馬路有其他樓房遮掩，故認爲較安全，十二月十七日晨，舍親因往辦公處所，遂囑我代爲照顧其全家大小，八時左右衆人循例下樓躲避，未幾日機即臨空投彈，忽發

連續數日，對飛機轟炸聲已聽慣，故不甚畏懼，但對日軍隔海轟擊之大炮則深具戒心，因炮彈自屋頂掠過之尖叫聲及在附近爆炸之隆隆聲異常淒冽，衆人均膽怯，喜向屋之內側擁擠，我則每自告奮勇，以身體遮於近門處以護衛諸小孩，飛機轟炸聲尚未終止，大炮聲又起，該日之炮聲與往日不同，既無一定之目標又密如連珠，上午十時許炮擊更密，爆炸聲距離且極近，突然一炮彈在屋後爆炸，竟將門窗玻璃大部震碎，衆人均慌張起立擁向屋隅，該時我係橫臥地上，方擬起身照拂小孩躲避，突又聞另一炮彈在屋前爆炸聲，同時見門窗上之塵埃被震飛揚滿室，我當時方起立一半，剎那間但感右腿無力支持，又伏倒地上，知自己身上已被彈片擊中，受傷，及見鮮血自右側褲管之破孔中流出，始知係右腿受傷（其後經醫師檢查得知右膝蓋骨下之主神經被彈片割傷甚重），所幸者除我一人外

後始由救傷隊人員將我抬至臨時救傷站先經急救包紮後再轉送往醫院醫治，在醫院中曾經歷更驚險之數日，炮彈不斷在附近爆炸，左近商店及住宅房屋多數均陸續被炮火燒燬，我因不能行動，只有躺在病榻上，聽天由命，廿三日炮聲停止，遂即獲知英軍已全部投降，在醫院中因戰時醫藥缺乏，我之右腿險因破傷風菌被鋸去，最後雖幸得保全，但因受傷過重，一時尙不能行動。

日軍於攻佔香港後，因食糧燃料極度缺乏，乃大量強迫居民疏散，族兄於此時乃又前往廣州灣繼續其去重慶之旅程，我則因腿傷甚重不能行動，決再折返上海家中休養，經多次申請均以無船未能如願，廣州香港一帶人多迷信鬼神，曾謂桌有桌神，遇有疑難問題，問之多可獲得解決，其法係取一小桌將其一桌腿墊高，三人圍坐桌旁，各用兩手掌心向下平放桌上，並使各人拇指與拇指相接，小指與小指相接，然後由其中之一人請桌神解答所提出

之問題，四月中旬自跑馬地養和醫院遷回舍親家中療養，因急於返回上海家中，而船期又渺無消息，不得已時只有求助於神祇乃即用土法請來桌神，先請其告知幾月可以動身如係一月份小桌可搖動一次，關係二月份小桌可搖動二次，才提出問題未幾小桌因一腿墊高果然開始搖動，動六次而停止知係在六月份，然後再請其告知六月之何日，小桌又再搖動，共搖二十八次又悠然歇止，大家乃謂六月廿八日當可以有船回上海，當時我總以為此實無稽，因三人扶持一小桌，力量不均桌自易搖動。其後因思家心切，每隔數日必再約衆人同請桌神來、請求回答各項問題，除其他許多問題外，必再重複詢問船期，而每次均為六月廿八日，我又以為必定係三人中之一人有意做出此日期者。最後一次請問桌神係在六月廿六日，而顯示之日期仍是六月廿八日，那時不僅我一人不相信，大家都以為離動身日期僅兩日，事實上絕不可能，蓋日軍佔領香港後，對出入

境手續極煩，不意廿七日晨突接日本軍部通知立即檢查體格，乃即於當日下午前往檢查並檢驗大便注射防疫針，體格檢查全部合格，即領得船票，並接獲通知於六月廿八日晨上船，我們大家至此頓感驚異，我向不信鬼神，然對此亦實無法加以解釋，忙了一夜收拾行李，廿八日晨即赴碼頭，行李先受檢查然後將行李全部打開排列碼頭上，人也列隊站立一旁，日軍乃派人在行李上及人之全身上下噴射防疫藥水，然後上船，我因腿傷未癒不能行動，被抬上船，露天臥於甲板上一行軍床內，其他旅客全部睡於貨倉中，因係戰時，夜間船上仍實行燈火管制，禁止燈光外洩，六月炎夏天氣，我全身即曝晒於太陽下，途中兩次遇暴風雨，舍親只得取一雨布蓋我床上，任其風吹雨打痛苦難言，故當時對基隆碼頭上之起重機即有一深刻印象，但那時之心情異常沉重，對日人之仇恨永誌難忘，及卅

四年十二月八日第二次乘船抵基隆碼頭時，帶着一種復仇者的心理登岸，則又是一種心情，所最感巧合者，到基隆的日期恰是那可紀念的十二月八日，怎不令人感慨萬千。

回到上海見到家人恍如再世，躺在床上養傷前後達一年半之久，直到卅二年初夏時始勉強能起床，但仍須依賴兩根拐杖及左足方能行動，既不能出外工作，乃經交大學長之介紹協助編寫中國工程師手冊工作，卅四年夏一方面因自己行動不便，另一方面因老父健康情形極劣，乃促舍妹去內地，豈知在渠抵達重慶前，意想不到的日本竟宣佈無條件投降，未幾我即被邀約來臺灣在臺糖公司工作，但不幸的是就在卅四年冬舍妹尚在重慶，我自己又在臺灣時，老父竟與世長辭，當時因交通異常不便，均無法趕回上海料理後事，僅我妻和一幼妹隨侍在旁，直到卅六年春始得機會請假回上海到父母墓前祭掃一番。

學生生活確是值得留戀的，但畢業後艱波流離的情形如今想來仍不免有淒涼的感覺。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應該把握住現在，使我們在今後這一段不太長的歲月裏還可以有機會把握我們自母校所學得的一些學識，盡我們各個人的能力供抗俄復國建國的艱巨工作放在我們面前，我們更應該拿出革命的犧牲精神來克服一切困難，也就是把我們的「交大精神」更發揚光大。

附葉可學長來函

弟對「友聲」向極愛好，每月均盼望其早日寄到，以先睹為快，雖以前常見其上有催稿消息，每欲將以前在校時一些典故與回憶寫出一段寄登「友聲」，然因筆頭笨拙，力不從心，今見「友聲」上鴻文日多，且值六十年校慶將屆，特勉寫一稿盼能刊登於四月份「友聲」上，耑此即頌

撰安

學弟 葉于鎬 敬上

三月十九日

附上「廿年回憶錄」稿一件計十五頁。

編者接：沒有能够將葉學長的宏文如期刊出，是編者的過失。但無論如何，今後仍請葉學長多多賜稿。

啓事

敬啟者：本會章程修正草案一案，經刊登於第四十期「友聲」內，並請各位校友如對本會章程有修正意見者，請函告本會總幹事，謹荷。

臺督。查此案原經本會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及幹事聯席會議議決：「由總幹事擬定並請常務理事核定施行」，前為慎重起見故登入友聲並徵求各位校友意見，乃兩月以來，各校友多未提示意見，謹係表示贊成同章，並經本會決定此項修正會章即予施行，以為執行會務之根據，謹此通告，即希督照為。

同學會謹啓

五月十日